

往事如烟

■叶梓

“献月亮”

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，母亲趁天还没黑下来，把早早扫过的院子又扫了一遍。她弯着腰，认真而细心，生怕漏掉一枚落叶，或者别的什么脏东西——看得出，她比平时要认真得多。晚饭过后，母亲又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炕桌。她一边擦，一边反复念叨：月亮快上来了，月亮快上来了。等月亮真的出来了，她把炕桌端到院子的正中央，把早早准备好的月饼、苹果、核桃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里，再摆好香案，然后就喊：出来！

她，是在喊我们姐弟三人。早就等急了的我们，应声而出，跟着她一起先去大门口的柳树下，跪下。母亲点燃三炷香，磕完头，然后再回到院子里，跪在小炕桌前，母亲要正式“献月亮”了。她毕恭毕敬地在木质小香炉里点上三根香，香的两边，各有一根点燃的蜡烛。她开始磕头，三次，我们也跟着磕头，也是三次，一次都不敢少。磕完，还不能立马站起来作揖，这时候母亲要对着皎洁的夜空开始无比虔诚地说话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大意无非是祈祷月神老人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，保佑地里的小麦、土豆、玉米长得攒攒劲劲。攒

劲，是家乡的方言，也是母亲一生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。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，她会说长得真攒劲；谁家的牛犁地快，她也会说这头牛真攒劲。说毕，母亲起身，作揖，我们跟着作揖，只是比她慢小半拍。整个过程，其实也算简单，无非是烧香，也无非是母亲对着浩瀚的夜空说了几句在我们看来是祈祷的话。而我们姐弟三人实在没有多少心思去听这些，全部的心思是等母亲规定的半小时过去之后，可以分享木盘里的美食。那些水果，那些新鲜的核桃以及母亲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做出来的月饼，真让人垂涎欲滴啊。每年“献月亮”，除了这些，地里刚刚摘来的玉米、新挖的洋芋，母亲也会献在木桌上，献给她心中至尊的月神。她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摆放上去。有一年，母亲把父亲新摇的荞花蜜舀了几勺，献上去，父亲对此耿耿有怀，倒不是舍不得，他的理由是往年没有这样做过，就不能贸然增加，但母亲坚定地认为这是她的小小创意，会讨月神更加欢喜。为此，他们还争吵起来，以至于那个中秋在母亲的记忆里一直是灰暗的，担心这一年家里会有什么不测发

生。这样的担心让她整整一年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。

是的，母亲的心中，一直住着一个月神；在天水的乡下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月神。我忽然在想，家乡“献月亮”的仪式，还在吗？还有，家家还做月饼吗？

早在《礼记》里，就有“秋暮夕月”的记载——其实，也就是祭拜月神的意思。大约到了周代，每逢中秋夜，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仪式，设大香案，摆上月饼、西瓜、苹果、李子、葡萄等时令水果。而家乡的“献月亮”，不知始于何时，我无从考证，反正，这一辈子没进过几趟城的母亲，每年都会如此认真，从不怠慢，很有仪式感。在母亲看来，“献月亮”是件天大的事，所以，做月饼时格外认真，生怕少放了盐，或者多放了姜黄。现在，每逢中秋，各路月饼琳琅满目，但以前母亲年年都是自己做月饼。八月初十左右，她先去磨房磨新面，开始早早准备。母亲做的月饼颇有特色，有的用冰糖、核桃仁烙制成有馅月饼，有的蒸成小小的千层月饼，每个月饼她都会用一个木质模子印出好看的图案，偶尔，还会用碗、顶针或者木梳，在月饼上别有新意地压出各种形状的花样。

那些古拙的图案，是我记忆里最美的花。

母亲的月饼，小，精致，不像兰州和河西一带的千层月饼，大得惊人。前几年，我吃到过一次河西走廊的千层月饼，横切开来，各种花色一派斑斓，煞是好看——这也就是说，在甘肃民间，处处都有手工做月饼的传统。

我的童年里，没有躺在外婆温暖的怀抱里听吴刚嫦娥的传说，只有跟随母亲一起“献月亮”的朴素经历。2020年中秋，恰在天水，我就兴勃勃地带儿子一起“献月亮”。读初三的他一脸鄙视，竟然说有迷信之嫌，我自然据理力争，翻箱倒柜找资料以证视听，很是较真。最终跟他达成共识，在小城七楼的厨房举行一次简单又隆重的“献月亮”的仪式。虽然没有柳树、微风、炕桌、月光如洗的小院，却让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，回到了久别的小村庄。

我忽然在想，家乡“献月亮”的仪式，还在吗？还有，家家还做月饼吗？

叶梓 中国作协会员。出版有诗文集《天水八拍》《陇味儿》等

湘湖诗会

渔浦诗社迎亚运

千年雅韵有新声

■俞国龙

钱塘自古繁华甚，亚运迎来气象新。江卷银涛动鼙鼓，天飘丹桂候嘉宾。捶丸何必斜欺背，蹴鞠应当翻翻身。赵宋千年留雅韵，杭城无处不阳春。

圣火燃开万象新

■黄叶根

东南形胜风光甚，圣火燃开万象新。潮汐海生追韩鼓，天香云落迎嘉宾。方称田径中华范，又赞球场龙裔身。梦拾钱塘千载韵，橙黄菊艳胜芳春。

临江仙·迎亚运

■李小娥

自古钱塘繁盛地，江湖谁与争锋。断桥烟雨北山朦。一湖景旖旎，天下美名崇。 九月杭城迎亚运，尽皆赛亚英雄。万人竞技起雄风。五星旗帜耀，同贺健儿功。

莲花碗里群英荟

■倪志军

莲花碗里群英荟，亚运荣光举字旌。一线钱塘迎四海，三秋桂子候千舟。中华雄象恢宏阔，吴越娇容艳丽讴。今日心舒逢盛世，吟诗未解颂情酬。

清风说亚运

■韩建国

茂林蝉噪亦稀鸣，苔藓欺侵云榻争。借问清风何处去？应灾亚运未都城。健儿赛艇身尤水，霸王神闲形若轻。待到香芳渔浦渡，折花邀月举杯迎。

亚运健儿传友谊

■郑瑞雪

金秋丹桂斗芳开，旖旎杭城待客来。西子娇容图画美，钱塘浪曲棹歌裁。飞扬梦想争金榜，舞动青春上擂台。亚运健儿传友谊，神州欢惬颂雄才。

曲院捧荷迎远客

■徐荣春

巍巍场馆映邦家，人物情倾岁华。曲院捧荷迎远客，雷峰倚塔伴朝霞。已思八月钱江浪，还许中秋桂雨花。难得千年机遇事，杭城一派展清嘉。

杭州从此立全球

■田永梅

亚运盛容盈翠楼，杭州从此立全球。钱塘家院喜连碧，渔浦江波潮涌舟。幸事只能辞赋咏，名成且看菊花柔。银龄之际观雄杰，梦里高歌颂九州。

婉约江南金菊开

■郭红兰

婉约江南金菊开，风流九域勇争魁。一窗明月待宾至，满案佳肴邀友来。何惧输赢分仲伯，岂图名利聚喧阗。吴歌越调灯山里，各国枭雄齐举杯。

迎亚运二十韵

■孙楚阳

昔闻东亚国，忍负病夫名。贾客添疲态，沙场驻弱兵。五星开鼎革，万里复安平。旭日蒸腾起，睡狮蓬勃醒。人民除旧貌，体魄焕新生。大赛金牌揽，征途铁骨行。之江湖滚滚，西子水清清。八月天香动，四方嘉客迎。体坛逢盛会，佳节聚杭城。城市风光美，筹谋虑虑精。数年详架构，今日敞轩楹。肺腑慷慨而，胸襟挚旦诚。健儿齐努力，父老共摇旌。白浪千寻立，红旗百丈擎。但教无憾悔，何计有输赢。拼搏青春事，冲和赤子情。跨湖瞻独木，玉顶听群莺。高道铭金石，欢歌赞俊英。江南烟雨色，越地激昂声。幸甚值缘契，相期邀月明。

萧山为主场区

■朱超范

一朵莲花举世无，萧山坐落主场区。瑶宫壮阔骊珠集，赛馆高端风景殊。渔浦源头采原玉，湘湖烟畔唤提壶。家门口办亚运会，椽笔须擎摹壮图。

（原载于《中华诗词》2023年第九期，有删节）

 夜航船	
■孙道荣 转眼入秋，暑热渐消，我也敢出门，在日头下走一走了。总算又避过一暑。 避这个字，用在夏天，恰如其分也。不是逃，逃这个字，显得仓皇，狼狈。再说，夏天的热，是渗透在每一粒空气里的，你往哪逃，也逃不了空气，它钻入你肺腑，或焦灼地依附在你的每一寸肌肤上，逃无可逃。也不是躲，夏天你可以躲在空调房，也可以躲在大楼的阴影或树阴之下，你躲得了一时，却躲不过一夏，只要你跨出门，只要阳光能伸手够得着你，暑气就能瞬间将你笼罩，降服。 不逃，不躲，却可以避。避是回避，不与夏天正面交锋。避虽然也有躲的意思，却比躲从容一点，雅致一点，一闪身，一回转，避过了酷暑的锋芒，像个武林高手。避还有防的意思，斗也斗不过，逃也逃不了，但避一避，防一防，总还是可以的。在烈日下行走，你撑把遮阳伞，那就是防；你手搭个小凉棚在额	同样是访秋，有人访到的秋，是蛇紫嫣红，万山红遍，硕果累累，也有人眼中是秋风瑟瑟，百花消杀，万物凋零，或喜或悲，其实都不是秋本来的样子。你经历了怎样的春天，度过了怎样的夏天，就会有怎样的秋天。我们访的不是秋，而是自己的过往和内心。 一季一动词 同样是访秋，有人访到的秋，是蛇紫嫣红，万山红遍，硕果累累，也有人眼中是秋风瑟瑟，百花消杀，万物凋零，或喜或悲，其实都不是秋本来的样子。你经历了怎样的春天，度过了怎样的夏天，就会有怎样的秋天。我们访的不是秋，而是自己的过往和内心。 那么，春天的动词又是什么？春天是用来踏的。踏这个字，是走，来来回回地走，是踩，一遍一遍地踩。春天，万物复苏，草木繁盛，到处绿油油，满目郁郁葱葱，一脚踩进青草地，也就是一脚踏进了春天。我小时候，最喜欢春天赤脚走路，脚板底踩在青草上，毛茸茸，痒酥酥，何其快意！既然是踏春，就别矜持地穿着鞋啦，无论是皮鞋，还是草鞋，脱了吧，光着脚丫子，你才能真正与春亲密地接触。 踏春，实乃踏青。唯一脚踩着了青，春天才会顺着你的脚丫子，钻进你的心里。别担心将小草踩坏了，春天给了小草们无限的生机，一场春雨，就能

背包揽胜

杜湖往事

大哥说带我打捞一段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浮千年的赵宋往事，我亦不顾舟船颠簸。听过那么多嚼烂了的故事，而最贴近真实的脚本，想来只有皇室宗亲那里才有。

朝来寒雨晚来风，时光挪移过指缝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国有史，以民族昌盛为荣；族有谱，以流芳百世为证。下面是族谱中一段真实的抄录：萧山杜湖村赵氏的始迁祖與涨（与宋理宗赵昀均系奥字辈，初名赵与莒，后改名赵贵）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子燕王德昭的后代，属天水赵氏第十六世，赵匡胤第十世裔孙。当时，战争的硝烟暂时远逝，高宗赵构偏安杭州，做了皇帝，这位京西北路招抚使與涨自富阳游至萧山，乐土地沃饶，遂置别业于夏孝乡，自吴山（当时渔山）迁居焉。

我只记得时光的丰厚，不让心中的美好生锈。解甲归田的與涨公迁居杜湖村后，接管了东岳庙，也就间接接过了发扬道家精神的接力棒，即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那时候《绍兴和议》已经签订，两国划地为限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，西以大散关（陕西宝鸡西南）为界，归属南宋。也就暂别了“山下杀胡兵，上山祭先人”的血腥。與涨公把屠胡村改为杜湖村，让江南这片温润的沃土，又重回时光温润的怀抱。

飞去流云西赴东，今年花盛去年红。赵宋皇位的更迭对于后人而言，像是花丛中的蝴蝶，扑棱着飞来，又扑棱着飞去，赵宋的皇权也是一样，先后有四次叔侄相传，最后又回到赵匡胤嫡孙的手里，不过，这是赵宋的家事，世事再怎样千回百转，赵家后代也始终谨遵：“吾族

无亲疏，世世为缙麻”的太祖遗训。與涨的后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在萧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。只是作为皇室的后裔，血脉里流动的血液也会比常人殷红些。靠记忆，靠口口相传都是不可靠的，他们要把这段历史永久地，决不走样地封存下来，这便是后来的赵家宗祠“玉尺堂”。

“玉尺堂”堂名的由来，赵氏后人亦不得而知，据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木解》：“后有一田父耕于野，得周时玉尺，便是天下正尺。”或取此意也未可知。据赵大哥讲，宗祠几兴几废，最后一次修建，也是规模最盛大的一次。是在清朝乾隆年间。距今已有二百八十多年的历史，坐北朝南，前后三进。不过，我没有见到赵家宗祠的雕梁画栋，甚至没有见到它的只砖片瓦。

没有看到赵家宗祠的只砖片瓦，我还是捡拾起了泛黄往事中遗留的蛛丝马迹——那座跟祠堂相辅相成的祠堂桥的传说。无法追溯先有祠堂还是先有桥，那年，在预定建造桥的位置，官河两岸坚固的桥墩早已垒好，但试了七四七十九种方法也按不上面上那块石板。那时候，百姓对风水的崇拜比任何的纲纲宪章更加牢不可破，阳官（风水先生）半闭着眼睛，推算着时辰，说需借助某月某日某时的那一场雨方可竣工。六月的天忽晴忽雨也没个准头，阳官讲的安放石板桥的那一天，晴朗的天空忽地暗了下来，又一阵风，墨黑的云层把大地遮盖得严严实实，顷刻，大雨滂沱，人们戴上草帽冲进雨幕，一鼓作气把石板安稳放上桥墩，大功告成，在以后的几百年间，祠堂桥经风经雨，固若金汤。

大哥在说到“玉尺堂”已在杜湖村整

我文中的大哥其实不止一位，他们同是太祖第卅四世，他们同样对赵姓充满了热爱，同样以传承“温良谦恭，崇德从善”的家风为己任。而我手里的笔，亦不生产故事，它只是杜湖历史忠实的搬运工。



体拆迁时一并拆除时，我听到了他深深的叹息声。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”在新旧时代的交替面前，也只能且退且行。

“我带你去看看新建的祠堂吧。”大哥站起来，把失落的心情重新捡拾，他得在客人面前给笑容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新建的文化礼堂，更确切地说是赵家祠堂，其实挺气派的，飞檐峭壁，青砖黛瓦，左中右三门，是珍贵古典的明清风格。因还在装修其间，随着“吱呀呀”慢悠悠的声音，木门中门被里面的工作人员缓缓打开。迈进门槛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建筑布局以宗祠“天井”为中心，由正堂、祖堂、三昭台、两厢房组成，也称“五间头”。最醒目的是屋脊上两条蛟龙昂首仰望着中间的金色火焰。

行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，树和花的清香如水，毫无章法地在眼睛和鼻息间流动，大哥拨开那水，递给我一首乔